

图书在版 编目 (CIP) 数据

大音·第六卷/曹本冶主编.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 - 7 - 5039 - 5413 - 9

I. ①大… II. ①曹… III. ①音乐学—文化人类学—文集 ②宗教音乐—文集 IV. ①J60 - 05②J60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54168 号

大音·第六卷

主 编 曹本冶
责任编辑 郑向前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84057691 - 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5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5413 - 9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学术文萃—

- 3 印度尼西亚鲁齐亚（Ruqyah）伊斯兰宗教医疗体系及其经文唱诵
/蔡宗德
- 36 乡村音乐景观
——以徽州祭神仪式与音乐为例/齐 琨
- 64 河北范庄“龙牌会”的唱经/齐 易、刘 佳
- 75 “嗦啰嗹”仪式音乐研究/陈燕婷
- 104 “陕北说书”中“平安书”仪式音声研究/关意宁
- 143 四川小凉山彝族“列目丛毕”的毕摩经诵研究
——以马边彝族自治县仪式为例/周 翔

—讲座纪要—

- 171 第四届“大音讲堂”以科学方法研究民族音乐的可行性探讨/梁 怡
- 176 第四届“大音讲堂”圆桌会议综述/王 丹 整理

—述 评—

185 近三十年来中国古代丧葬史研究综述/郎 洁

227 汉族丧葬仪式民俗研究综述/丁宇文

—书 评—

261 《理解音乐，制造音乐：爪哇甘美兰以及音乐能力和交互的理论》

/Benjamin Brinner 著 李 亚 评

—译 文—

275 关于异国音乐记谱的若干建议

/Otto Abraham & Erich von Hornbostel (Berlin) 著 邹婧 译

学术文萃



蔡宗德

印度尼西亚鲁齐亚（Ruqyah）伊斯兰 宗教医疗体系及其经文唱诵

【摘要】印度尼西亚两个主要伊斯兰医疗体系，分别为苏非道团习经院医疗系统以及伊斯兰萨拉斐鲁齐亚医疗系统。鲁齐亚一词通常与带有医疗目的的经文念诵、寻求庇护、纪念与祈求有关。鲁齐亚医疗系统大致可以分为建立在《古兰经》与《圣训》基础上的夏理雅鲁齐亚，以及结合伊斯兰、印度教与印度尼西亚传统萨满经文念诵的嘉敦安鲁齐亚。而本文在医疗民族音乐学的基础上，针对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夏理雅鲁齐亚伊斯兰宗教医疗体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全文除了针对伊斯兰夏理雅与嘉敦安鲁齐亚宗教医疗做一系统介绍外，也针对鲁齐亚宗教医疗法、鲁齐亚治疗法中的经文念诵以及鲁齐亚临床治疗的实际案例等四个层面，做进一步的探讨与分析。

【关键词】鲁齐亚宗教医疗；《古兰经》唱诵；伊斯兰医疗系统；印度尼西亚爪哇；医疗民族音乐学

【作者简介】蔡宗德（1963—），美国马里兰大学民族音乐学博士，现任台南艺术大学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教授兼所长，以及该校亚太音乐研究中心主任。

印度尼西亚伊斯兰宗教医疗体系当中，除了以习经院（pesantren）为主轴的苏非道团（Sufi order）医疗体系外，另一个重要医疗体系应该就是伊斯兰鲁齐亚（Ruqyah）宗教医疗系统。

鲁齐亚一字常被翻译为英文的 incantation, 中文为“咒文”之意。在伊斯兰教中, 指的是《古兰经》(Quran) 经文的念诵 (recitation), 寻求庇护 (refuge)、纪念 (remembrance) 与祈求 (supplication), 达到医疗治病的目的, 此种以伊斯兰经文念诵为主的伊斯兰萨拉斐 (Salafi)^① 鲁齐亚医疗系统被称为夏理雅鲁齐亚 (Ruqyah Syariyyah)。然而在广义的鲁齐亚概念中, 有时也涵盖了伊斯兰以外的经文念诵, 而在印度尼西亚甚至可能涵盖了印度教、印度尼西亚传统萨满宗教体系的经文念诵。对于强调正统伊斯兰观念的穆斯林而言, 这种结合伊斯兰以外咒文念诵的鲁齐亚医疗系统, 当然是无法被正统伊斯兰所接受, 因而被称为嘉敦安鲁齐亚 (Ruqyah Gadungan) 医疗系统。

为了了解整体印度尼西亚鲁齐亚宗教医疗, 本章结除了根据笔者的田野经验, 针对其伊斯兰夏理雅与嘉敦安鲁齐亚宗教医疗系统做一介绍外, 也将针对鲁齐亚宗教医疗法、鲁齐亚治疗法中的经文念诵以及鲁齐亚临床治疗的实际案例等四个层面, 来做进一步的探讨与分析。

一、伊斯兰鲁齐亚 (Ruqyah) 宗教医疗系统

鲁齐亚 (Ruqyah) 一字源自阿拉伯 Ruqyatu, 其意为“要求保护”, 在阿拉伯文中原意“为了保护恳求施咒” (roqoyarqi, roqyan waruqqiyan wa roqyatan bafatsa fii 'udzatih)。因此, 我们也可以说鲁齐亚意指“经文念诵”或“咒语”之意, 是一种运用经文念诵以达到治疗病人的医疗方式, 鲁齐亚所念诵的经文或咒语往往来自于印度尼西亚文 membacaan 以及爪哇文中的 jampi。而 membacaan 通常意指古兰经文与伊斯兰祈祷文; jampi 是指任何以健康与医疗为目的的宗教念诵, 而在爪哇当地 jampi 通常与医疗性巫术咒语念诵有关。(Daniels 2009 : 55)

事实上, 在《古兰经》当中也已经提到以经文念诵来达到治病目的的方

^① 萨拉斐 (Salafi) 可以说是现代伊斯兰的清教徒改革者, 他们坚持所有的争论必须直接回归到《古兰经》、穆罕默德的圣行 (Sunna) 以及穆圣过世之后三代的虔诚圣徒 (salaf) 的生活方式。(Jackson 2005 : 48)

式。《古兰经》26章《众诗人章》78—82节：“他是创造我，然后引导我的、他是供我食，供我饮的、我害病时，是他使我痊愈的、他将使我死，然后使我复活、我希望他在报应日赦宥我的过失。”既然真主阿拉创造了人类，祂就会引导人们、养育人们，尽管人们会生病、会死亡，但真主阿拉终究有其医治的方式、会赦免人的过失。在《古兰经》17章《夜行章》82节中也提到：“我降示可以为信士们治疗和给他们以恩惠的《古兰经》，它只会使不信道者更加亏折。”而在41章《奉绥莱特章》(Fushshilat) 44节中也讲到“它(《古兰经》)是信道者的向导和药方；不信道者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因为这些人是从远处被喊叫的。”从此一章节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种经文念诵的医疗方式只有对于虔诚的穆斯林才有用，但对于非穆斯林而言，可能毫无用处。而在《圣训》(Hadith)当中也提到伊斯提卡(Al-Istirqa)身为一位施咒者(Ra'qi)曾被祈求念诵保护性质的经文，对阿拉祈祷以得到治疗和祛除身体的一切疾病与干扰。而穆罕默德的妻子阿依莎(Aisyah)也曾经说过：“当人们生病和生命即将结束之际，穆罕默德曾经使用《古兰经》第112章《忠诚章》(Ikhlas)来治疗，当人们濒临危急，穆罕默德也念诵经文，以及抚摸他的手并将祝福传送到他的体内。”(Akhmad 2005: 1—8)

事实上，鲁齐亚此一概念早在穆罕默德之前即已存在于阿拉伯地区，但在伊斯兰产生后，穆罕默德认为鲁齐亚中部分的概念可被伊斯兰允许与接受，但某部分的概念仍是不被伊斯兰所允许的。在鲁齐亚的概念中，可被伊斯兰允许与接受的被称为夏理雅鲁齐亚(Ruqyah Syar' iyyah)。Syar' iyyah意指“伊斯兰法”，夏理雅鲁齐亚在治疗的过程中会请求真主阿拉治愈病人；反之，不被伊斯兰所允许的称为嘉敦安鲁齐亚(Ruqyah Gadungan /Syirkiyyah)或希尔奇雅鲁齐亚(Ruqyah Syirkiyyah)。嘉敦安(Gadungan)为“模仿”之意，希尔奇雅(Syirkiyyah)则是指“异教的”。在嘉敦安鲁齐亚的治疗过程中，不只是会念诵经文、咒语请求真主阿拉治愈病人，甚至会请求祖先、精灵、动物的灵魂、月亮、星星、太阳神等泛灵信仰来治愈病人，而这已经违反了伊斯兰独尊真主阿拉为唯一真神的一神教基本概念。

当笔者在爪哇地区从事242田野的过程中，许多的鲁齐亚治疗师都向笔

者表示，虽然嘉敦安鲁齐亚也是一种咒文（mantra）的念诵，但这种鲁齐亚医疗却提升了魔鬼的地位，而使得这些虔诚但却愚昧的人们对魔鬼、星辰、天使与一些离经叛道的行为产生敬畏。而这种嘉敦安鲁齐亚却不是穆圣所应允的。在《圣训》中记载：“穆罕默德说：事实上，念咒文、符箓（azimat）或驱邪物和巫术都是异教的（syirik）以及被禁止的。”在阿贺玛德（Akhmad 2005）著作 *Ruqyah Syar' iyyah V. S Ruqyah Gadungan* 一书中也指出，甚至在现今部分的鲁齐亚医疗行为与实践当中，都还有背离伊斯兰的医疗行为。例如：（Ahmad 2005 : 38—40）

1. 施咒者（可以从事鲁齐亚医疗的人）碰触着某位非家属关系的女性（muhrim, 并非自己的妻子，没有家庭，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身体时，直接碰触而不穿戴厚手套。
2. 他只盯着病人的眼睛，没有念诵伊斯兰经文。
3. 他只按摩病人而没有念诵伊斯兰经文。
4. 他只是痛斥精灵（jinn），而没有念诵 Isti'adzah 的经文。
5. 进行鲁齐亚治疗时会念诵经文，但结合不具有十分明确含义的念诵。
6. 进行鲁齐亚治疗时会念诵经文，但结合巫术。
7. 进行鲁齐亚治疗时会念诵经文，但使用符箓和/或护身符作为治疗的方式。
8. 进行鲁齐亚治疗时会念诵经文，但将章节颠倒着念诵。
9. 使用其他媒介来转移疾病，如使用动物，特殊的植物，等等。
10. 进行鲁齐亚治疗时会念诵经文，但他却认为病人的疾病是来自于神秘的力量，不管病人是否有精灵在病人的体内，就给予判定其病情。
11. 从事鲁齐亚治疗的人自认为，他可以从远处并透过照片的方式治疗病人。
12. 从事鲁齐亚治疗的人自认为他可以看到和捕捉精灵。
13. 进行鲁齐亚治疗时会念诵经文，但却结合内在的能量、武术的动

作、功夫等。

14. 进行鲁齐亚治疗时会念诵经文，但他也会借由一个中介者达到入神状态，然后再进行治疗过程。

从以上所列违反伊斯兰的医疗行为，虽然可能有念诵伊斯兰经文，但却几乎都是以结合巫术或其他异教为主轴的医疗方式，尽管这些也都称为鲁齐亚医疗，但却属于嘉敦安鲁齐亚的医疗方式，通常都会被正统的夏理雅鲁齐亚治疗师所抵制。

一般而言，鲁齐亚治疗方式大致上分为两种，分别是科学性的治疗方式与超自然的治疗方式。科学性的治疗方式包含拔罐（bekam）^① 与使用营养学的概念来治疗病症，如植物性药草（herbal medicine）与蜂蜜等食用或外用药物；而超自然性的治疗方式，则是包含《古兰经》念诵与祷告词（doa - doa）念诵。事实上，伊斯兰经文的念诵是鲁齐亚治疗的主要方式，而每段《古兰经》与祷告词的经文念诵都可以作为治疗之用，只是不同的鲁齐亚治疗者会选择不同的经文针对不同的症状加以治疗。

根据纳罗塔马师父（Ustadz Narotama）表示，除了药草与拔罐之外，某些教长（Kyai）甚至会使用圣水（Holy water）、按摩、符箓（Azmat）作为治疗的方式，但是对于鲁齐亚治疗师而言，使用符箓的治疗方式，以及“疾病移转”（使病人的疾病移转至动物或其他生物）是被禁止的。因为，这样的概念是结合了爪哇当地民俗的巫术体系，并与伊斯兰教义背离。而上述的这些治疗方式都仅是治疗过程中的媒介，伊斯兰经文的念诵（Quran chant、doa - doa）才是整个医疗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事实上，在整个治疗的过程中，真正的治疗师（healer）是真主安拉，师父始终只是扮演着中介者的角色，透过念诵伊斯兰经文等方式，帮助病人放松，并加强病人对于真主安拉的信念，请求真主

① Bekam 即中国的“拔罐”，在阿拉伯文中称为 Al - Hijamah，此种治疗方式可能源自中国，再流传至世界各地，目前在阿拉伯、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都有。详细内容参考印度尼西亚文版 Bekam 一书。

安拉治愈病人。

日惹为印度尼西亚伊斯兰宗教团体穆罕默迪亚（Muhamadiyah）协会^①的创始地，该宗教团体强调完全基于《古兰经》的基础之上，进行现代化的改革。整体而言，由于纳罗塔马师父强调夏理雅鲁齐亚以西方医学的检验方式，草药与经文念诵为主要的治疗过程，属于现代与传统的结合、生理与心理兼具的医疗方式，在纳罗塔马师父诊所门口的广告招牌也强调其医疗方式为来自穆圣的医疗体系，符合伊斯兰传统医学，因此其病患大多是穆罕默迪亚协会成员或是认同其概念的穆斯林。（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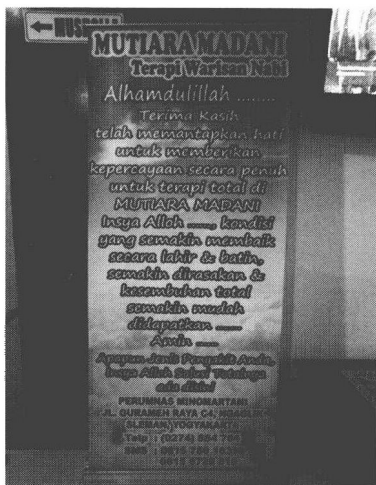


图1 强调其正统性的鲁齐亚诊所广告招牌

在印度尼西亚从事医疗工作的治疗师大至上可以分为四种不同的称呼：就读于一般西方学院式医学科系毕业之医师（Dokter）；从伊斯兰苏非系统习经院（pesantren）毕业或接受专业伊斯兰苏非系统训练的伊斯兰教长（Kyai）；属伊斯兰萨拉斐（Salafi）系统，强调遵循《古兰经》与《圣训规范》，并传承自穆罕默德的伊斯兰现代医疗的鲁齐亚疗法师父（Ustadz）；以及传统巫术医疗系统的巫师（Dukun）。从事鲁齐亚治疗工作的师父，终究跟伊斯兰习经院医疗灵修与传统巫术一样，鲁齐亚并不是西方生物医疗（bio-medical）系统范畴，顶多只能算是被印度尼西亚穆斯林社会大众所普遍接受的另类医疗（alternative medicine）（Daniels 2009：55）。如前所述，鲁齐亚医疗系统最重要的医疗方式是伊斯兰经文念诵，因此想要成为一位专

^① 成立于1912年的伊斯兰宗教组织穆罕默迪亚主张固守伊斯兰教教义传统，并排除印度尼西亚泛灵崇拜、印度教与佛教神秘主义，强调创发新的宗教价值诠释来适应印度尼西亚现代化。因此，《古兰经》与圣训成为穆罕默迪亚组织唯一奉行的依据。（蔡宗德 2006：177）

业的鲁齐亚医疗师父，除了必须是穆斯林以外，对于伊斯兰经文也必须十分熟悉。根据阿贺玛德（Akhmad 2005：18—19）所言，身为一位鲁齐亚的师父尚必须具备以下的基本条件：

1. 他必须有正直以及好的行为（Aqeedah），他必须公正、廉明、了解真理以及脱离多神论者或异教徒。
2. 他必须在所有言行中理解“独一性”（Tawhid）。
3. 他必须相信《古兰经》以及《圣训》，对于精灵以及恶魔造成的疾病拥有相当大的治愈能力。
4. 他必须了解精灵以及恶魔、来自于他们的干扰以及他们的喜好。
5. 他必须知道恶魔用来侵入人体的具体位置。
6. 他最好是已婚者，如此一来他的配偶才能让他的心灵远离不好的欲望。
7. 他应该远离那些在伊斯兰教诲中被禁止的事情。
8. 他必须永远服从安拉以及穆罕默德的圣谕。
9. 他应该永远履行迪克尔（dhikr）灵修仪式、反省以及悔改。他也必须永远保持真诚与耐心。
10. 他必须如穆罕默德所教导的了解以及履行每日的祷告，例如每天早晨从事灵修、每晚睡前以及起床后的祷告。
11. 他必须了解以及履行只有被穆罕默德所教导的心灵科学（spiritual sciences）。

二、鲁齐亚宗教医疗法

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萨拉斐鲁齐亚医疗系统中十分强调其医疗的正统性。尽管鲁齐亚疗法是由医疗师父来执行，但终究真正的治疗者是真主安拉，鲁齐亚只是借由师父之手来执行治疗的工作。也因此所有的鲁齐亚疗法都必须是根基于两个基础之下来执行。（Samahah 2007：44）其一，穆罕默

德曾经说过：“如果安拉爱着某人，他将会给予他试练。”并言：“先知会受到最沉重的试练，再来是虔诚或神圣的人，他们会受到宗教的试练。有人会终身受到考验直到他的人生不再有任何罪恶或错误。”〔提尔米吉（Tirmidzi）圣训，编号第 2509〕如果人们能够服从于安拉的旨意，事实上每个人都有能力从撒旦那边得到解放，但先决条件是人们的行事、为人必须以《古兰经》或《圣训》的教义为基础。其二，基于圣行与《圣训》的基础之上从事治疗，执行来自安拉所有的旨意，并远离安拉所禁止的事，只要我们能够遵循安拉的话语，人们就可以远离撒旦和不好的精灵。

如前所述，在鲁齐亚疗法中，主要的医疗方式包含植物性药草、拔罐以及经文念诵。根据伊斯兰教长 Hakim Moinuddin Chishti (1991 : 65) 所言，治疗简单的身体不平衡状态，首先建议采用的方式就是改变饮食与药草的使用。事实上，穆圣极为强调自然疗法，而所采用的食物与药草也大多是生活上很容易获取，例如黑豆、芦荟以及各种粗粮。（图2）夏理雅鲁齐亚虽强调不可使用印度尼西亚当地巫术系统的草药，但我们发现，师父于治疗时却仍然会使用印度尼西亚当地巫术系统的元素，如来自伊理安查雅（Irian Jaya）省的



图2 鲁齐亚医疗所使用的植物性药物

蚂蚁巢以及印度尼西亚当地巫术系统中所使用的茛苳籽、土茴香籽的黑色叶子（阿拉伯文：Habatus Saudah /印度尼西亚文：Daun Jintan Hitam）作为药草使用，事实上这些药草与伊斯兰传统并无直接关系，反而是印度尼西亚当地的巫术医疗系统中习惯使用的药草。（图3）

拔罐起源于几世纪前的中国，此疗法主要在于透过吸出身体中的血液（意谓放血）以达到治疗的目的。早期拔罐疗法是应用动物的角作为吸拔工具。在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中，就已经有



图3 鲁齐亚医疗使用来自伊理安查雅省黑蚂蚁窝

关于角法治病的记录。根据医史文献,《五十二病方》是中国现存最古的医书,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其中就表明中国医家至少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2世纪,已经采用拔罐这一治疗方法。东晋人葛洪,在其所撰的《肘后备急方》中提及用牛角从事拔罐治疗。到了隋唐时期,拔罐的工具开始用经过削制加工的竹罐来代替兽角。^①这种拔罐疗法也适用于治疗肺部、脓肿、头痛与胃痛,具有相当的疗效。

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460 B. C. —370 B. C.)认为,人体中的液体分别为血液(Blood)、黏液(Phlegm)、黄胆汁(Bilious)和黑胆汁(Atrabilious),而人体的健康与平衡取决于此四种体液。事实上,人体中的体液(akhlat)都有其属性,当其属性被干扰、改变时,就会因为属性交错(intemperament)而导致各种疾病的产生。以黏液为例,它原属身体所利用之营养成分剩余物质所形成,其功能多用来作为润滑剂、抵抗细菌等外来物质与内脏保护膜等作用,当黏液变咸、变淡、变稀时,就代表其属性因被干扰、改变导致不平衡产生疾病,而治疗这些疾病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恢复其身体

^① 《拔罐疗法的发展历史》<http://www.pharmnet.com.cn/tcm/knowledge/detail/103602.html>
(上网时间 2011/07/15)

要素的自然平衡。(Chishti 1991 : 45—46) 尽管维持体液自然平衡的方式很多, 包括药草、食物等方式, 但希波克拉底也提到, 每一种体液都代表着某种自然元素。通过拔罐疗法可以使人体中的四种液体达到平衡, 并借由拔罐疗法也可帮助病人恢复健康。基于此一观点, 也使得拔罐疗法有了一个科学性的解释。(Husaini 2005 : 18)

拔罐已被使用于许多古老国家, 特别是东亚, 印度、中国、日本等。根据资料, 古埃及人也实行拔罐疗法。拔罐疗法事实上也已被广泛使用于阿拉伯与穆斯林社群中, 特别是阿拉伯的 Asyurriyyun 部落中使用拔罐疗法最普遍。当伊斯兰诞生之后, 拔罐疗法不仅仅只是一种医疗的工具, 他已经成为《圣训》中为穆罕默德所支持的疗法, 穆罕默德甚至为此疗法建立其医疗的规范。

在许多《圣训》的记载中说明, 穆罕默德已经证实了拔罐的效力, 并请求他的伙伴使用拔罐治疗作为媒介, 同时决定了身体的哪些部位作为拔罐的指南, 这些治疗部位是获得安拉允许的。另外, 他也决定了哪些时间从事拔罐是最好的, 以及从事拔罐之前或之后, 都必须获得拔罐医生诊断和治疗。

在圣训中有关拔罐疗法被提到很多次, 穆圣曾经提及“拔罐最适合被拿来治疗的”, 穆圣也进一步提及: “有三种常用治疗的方法: 饮用蜂蜜、拔罐 (mihjam) 以及热疗法 (火灸或火烙)。我禁止人们和追随者使用热疗法。” (引自 Husaini 2005 : 25—26) 而此处穆罕默德所说的 mihjam, 意指拔罐放血法, 也就是在身体的某一部分, 用刀片割破皮肤, 再以拔罐的方式将体内污秽的血液吸出身体之外, 以达到医疗的目的。(图4) 若根据圣训中的描述, “穆圣就曾经因病人头痛缘故而在病人头上使用拔罐放血治疗”、“穆罕默德曾经在咽喉、脖子和背上拔罐”、“穆罕默德曾经在脚背上拔罐”、“穆罕默德曾经在胯部上拔罐, 是由于骨折或者伤痕 (不构成骨头破裂) 缘故”、“穆圣曾在头部和两肩处拔罐放血, 他说: 这种血, 流之无害。不用药物, 疾病可除。”虽然拔罐是穆圣所应允的医疗方式, 但也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以拔罐的方式来治疗, “拔罐对老人、心脏及胃部虚弱的人、怀孕以及/或是月经来的女人是被禁止的, 而其适当执行时间则是在每月的 17、19 与 21 日傍晚”、“穆圣禁止聚礼三

拔罐放血，他说：此日血旺，有时血流不止”，拔罐时应该要祈祷，以及坚信对安拉的信仰，以确定成功并达到最大的效果。此外，必须吃完那些被穆罕默德所认可的食物。（同上：27—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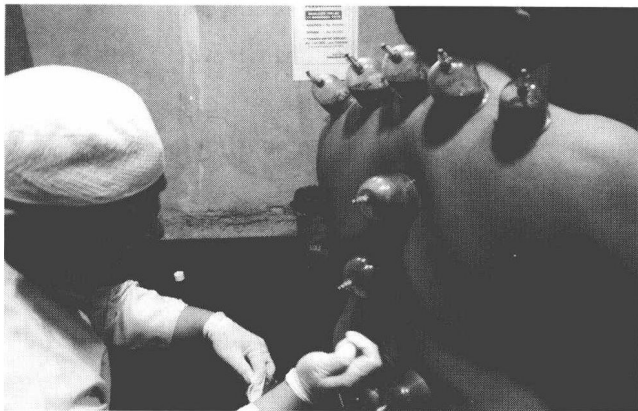


图4 鲁齐亚医疗之拔罐放血疗法

对于鲁齐亚疗法而言，经文念诵才是医疗的主轴，其他的疗法只是辅助的作用罢了。而根据胡珊尼（Husaini 2005：34—37）所言，在鲁齐亚疗法的治疗过程中，经文念诵又大致可分为病患所念诵的经文跟鲁齐亚治疗者（Peruqyah）念诵的经文两种。他建议病患在治疗过程开始进行之前，双手紧握着祈祷，对着手掌心念《忠诚章》（Al - Ikhlas）^①、《曙光章》（Al - Falaq）^② 与《世人章》（An Naas）^③ 三章的《古兰经》经文，然后用手在脸上摩擦，并依照这样的程序连续做三次。其主要目的在于强化病患对于真主安拉的信心，并祈求真主亲自治疗。而在治疗过程中，病患若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就必须念诵以下祈祷文：“世间无主，唯有安拉是最神圣和最可信的，只有真主坐在雄伟的宝座（Arsy），他

① 《古兰经》《忠诚章》：“你说：他是真主，是独一无二的主；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他没有生产，也没有被生产；没有任何物可以做他的匹敌。”

② 《古兰经》《曙光章》：“你说：我求庇于曙光的主，免遭他所创造者的毒害；免遭黑夜笼罩时的毒害；免遭吹破坚决主意者的毒害；免遭忌妒者忌妒时的毒害。”

③ 《古兰经》《世人章》：“你说：我求庇于世人的主宰，世人的君王，世人的神明，免遭潜伏的教唆者的毒害，他在世人的胸中教唆，他是属于精灵和人类的。”